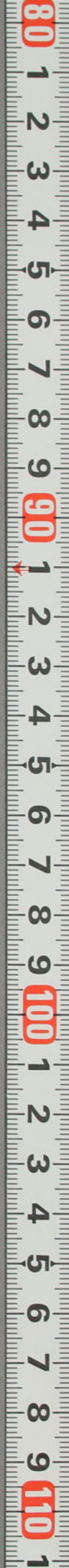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廿九
三十終

口 12
2860
15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盡十三年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

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

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

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秋齊侯衛侯伐晉冬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栽設板築

為圍壘周師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天屯晝夜九日

口 12
2950
15

左傳 卷二十一

夫猶兵也壘未成故
令人 在壘裏屯守蔡
如子西之素當用九日而成

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壘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

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於

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吳王夫差

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山在吳縣西南大湖中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會稽山在會稽山陰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

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

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

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后緡

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

康焉為仍牧正牧官長基澆能戒之基毒也澆使椒

求之椒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

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口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旅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

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使

女艾謀澆女艾少康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左傳 卷二十一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也物事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

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

入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

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

而長寇讐猶言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

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

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

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一十年之外吳其

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池三月越及吳平

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

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穰以邯鄲叛范中行氏

之黨也五鹿晉邑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

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

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

者居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

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

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

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

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

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

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

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

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至今

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

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云齊侯衛侯會于乾

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

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丞吳師在陳楚大

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

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

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形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

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

疢疢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

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

死知不曠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

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

宿有妃嬪嬪御焉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

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

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

十二年越滅吳起本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濼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賂取之易也癸巳叔孫

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夏

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定四年盟阜陽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

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丙戌晉趙鞅帥

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

在戚城南罕達亡皮孫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十有一

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蔡殺其大夫公子

四懷土而欺大國馬故罪而書各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

濼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

也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蒯聵奔無太子不對他日又謂

三揖猶特指大吏旅揖士亦
三揖特指之旅衆也大吏與
同者衆揖之字方三揖者有
中下也

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

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且亡人之子輒在輒削

威宵迷陽虎曰在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

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

使太子綏綏者始發八人衰經

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

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

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先陳

於是乎會之會合必大敗之從

之下戰龜焦兆不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樂下晉大夫詩大雅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不事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

左傳

卷之五

與子卯金車也與猶於也
於字與車申示陳先陳也

之貌

鄭人隨之不知其

虛實見車多必懼

故兆始納衛太子下得吉兆

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不設屬辟屬次大棺也辟
施棺也大夫二重無辟屬
與大棺為重今云不設辟
屬君棺耳非正礼也

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詎耻在此行也克敵者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

十萬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去斷志

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

罪絞縊以戮絞所以入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

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僕馬以載無人于兆兆葬下

卿之罰也為象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

子術大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望見鄭師眾

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

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

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羣子

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

夫羅無勇廩之廩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疇

疾也衛大子禱曰曾孫蒯曠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

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鄭

勝亂從勝鄭聲公各釋君助臣為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

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各蒯曠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

無絕筋無絕骨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持也
祖羞也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
可矣
憂未艾也
氏田公孫危稅焉
獻之

持也
祖羞也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
可矣
憂未艾也
氏田公孫危稅焉
獻之

無絕筋無絕骨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持也
祖羞也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
可矣
憂未艾也
氏田公孫危稅焉
獻之

無絕筋無絕骨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持也
祖羞也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
可矣
憂未艾也
氏田公孫危稅焉
獻之

無絕筋無絕骨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持也
祖羞也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
可矣
憂未艾也
氏田公孫危稅焉
獻之

無絕筋無絕骨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持也
祖羞也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
可矣
憂未艾也
氏田公孫危稅焉
獻之

無絕筋無絕骨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持也
祖羞也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
可矣
憂未艾也
氏田公孫危稅焉
獻之

無絕筋無絕骨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持也
祖羞也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
可矣
憂未艾也
氏田公孫危稅焉
獻之

無絕筋無絕骨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持也
祖羞也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
可矣
憂未艾也
氏田公孫危稅焉
獻之

無絕筋無絕骨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持也
祖羞也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
可矣
憂未艾也
氏田公孫危稅焉
獻之

而與之田還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

取蠡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

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趙孟曰國無小

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嘔血鼓

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為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

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

之止使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林橫木

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

衆知之元牟蔡請遷于吳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

西刺服馬其轅其頭其軛其
驂在旁挽助之勒引軛也

以說殺駟以說吳言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

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為子圍交知其

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

卯桓宮僖宮災曰天火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

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北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宋樂髡帥師伐曹

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

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叔各未同盟

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五月辛

卯司鐸火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

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

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闕周人司周書典曰庄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

女而不狂也死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

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其有常刑待求按人乘

馬巾車脂轄按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相從為駕之易百官官備

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濟濡帷幕鬱

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為濟蒙葺公屋以濡物自

蘇東魏一說象魏謂平百
所縣教台如後世亦稱是

大廟始外內以梭梭，天也。先尊後助所不給有不

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拔人駕乘車

乘車，公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

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

使萬民觀之，故謂其畫為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

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槐，富父終生之後，藩，汁也。

於是乎去表之橐表，表火道風所道還公宮開除

市，公宮使。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

毀且為。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萇弘事

劉文公為之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周與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天秋季孫有疾命止

常曰無死正，常相子之寵臣欲付以南孺子之子

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女也

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

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

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也。公使

其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也。召正

常畏康子也傳備正常不反言季氏家事冬十月晉趙鞅圍朝

歌師于其南范中行荀寅伐其郛郭圍其北使其徒

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邑之徒擊

得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

也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無宋

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夏蔡殺其大夫公

孫姓公孫霍皆執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執

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歸城西郭無傳魯西

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秋八月

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同盟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無傳亂故是以緩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承音懲蓋楚言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翩蔡

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戶文之錯後至錯

夫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錯執弓而先

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

公孫野野即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

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

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致方城之外於繪

關負函繪關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

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

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

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蠻子亦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司馬起

豐析與狄戎楚司馬取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

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右師軍于倉

野倉野在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

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士蔑請

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

未寧時有范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將

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且將為之下蠻子

聽下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于三戶今丹

北三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

戶亭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

氏陳乞傳子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晉邑

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邑臨邑晉邑十

二月茲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樂鄙逆

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晉地樂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鄙即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

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會也

經五年春城毘無傳備晉也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

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冬叔還如

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

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宰也昭子范

射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公家之事也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

出出柏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

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為吉

射距晉戰死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

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

姒之子茶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諸大夫恐其為

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茶嬖皆句

信不信也

間於憂也 國家間閑暇
無憂虞也 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

不與埋 謂葬也 天子不得與
葬以足其孝 諺曰景公
蓋葬後乃為此歌也
與諷不得與謀以書也 早定
力也

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

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公疾使國惠子高

昭子立茶惠子國憂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秋齊

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

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萊人歌之曰景公死

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

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論蓋鄭駟秦富而侈

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

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子思子產子

暨雅攸所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

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任城晉趙鞅帥

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二子阿

叔還會吳于柎無秋七月庚寅

楚子軫卒未同盟而齊陽生入于齊為陳乞所

陳乞弒其君荼殺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

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也冬仲孫

何忌帥師伐邾無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先君與

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

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

棄子之命偃蹇驕敖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偏我盡去

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

下也需疑也最下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

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

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

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

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

月戊辰陳乞鮑牧鮑牧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

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晏

嬰之子圍施不書非卿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

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

敗于柏舉今若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

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

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

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托子閻

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

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

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

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若

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禳王曰除腹心之疾而

真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

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

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

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

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有此冀方今失

陶唐堯舜禹相受姓雖異猶父子相傳然故以陶唐言之

望也謂所受天命祀其國中山川

由已率當此可乃孔子言
楚昭王以合言義言人能信
由已出以言言師天常可以
不凶矣也

二宅馬不得入於乘也

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

亡由於不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又逸書言

信出已則八月齊邢意茲來奔高國陳僖子使召

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陽生駕而見南郭且

于且于齊公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

又獻此請與子乘之長在家人聞其言故欲出菜

門而告之故魯郭闕止知之先待諸外闕止陽生

也待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戒

之遂行戒使無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

知也國人知而不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

言言陳氏得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冬十月

丁卯立之將盟盟諸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點鮑牧臣也差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

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鮑子曰女忘君

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

平使茶牽之悼公稽首悼公曰吾子奉義而行

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為君若我不

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義則進否則

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
 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也使胡姬以安孺
 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去鬻妣茶之母殺王甲拘江
 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二下景公嬖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告
 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
 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
 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
 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
 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

器不匱者有別二生為用不匱之者有別二生為用不致禍難

悔之言悔矣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謂大國政小
 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謂殺茶
 諸父冒濇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
 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鄆今琅邪鄆縣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
 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外內之辭宋人圍曹冬鄭駟弘
 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師侵

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郕吳欲霸中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

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

大夫過也晉大夫范鞅也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

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

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

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數也天有十二次今棄

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

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放

凶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使子

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蓋言君長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

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虐國盡

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

君既其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

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

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

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反

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

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左傳卷之九

左傳卷之九

自鄙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季康子欲伐邾

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也伐小國不仁

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一德者危將焉保與仁也

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惡賢而逆

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以然

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荅孟孫所怪

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

以勝邾但欲恃眾可乎言不可不樂而此季孟意異秋伐邾

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鐘聲邾不大夫諫不聽茅成子

請告于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言以

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

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

宮眾師晝掠財虜掠取邾眾保于繹繹邾山也師宵

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獻于亳社亳其

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

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

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

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以陵我小國邾非

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

也若夏盟於鄆行鄆行即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

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四方諸侯

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

之賦貢於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

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宋人圍曹鄭桓

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相冬鄭

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社宮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且

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

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

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

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

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

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

左傳卷之九

生孫為高祖

思之繹村也繹生孫謂用

生孫為高祖

左傳卷之九

為明年八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背

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誑吳伐我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

夏齊人取讎及闡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歸邾子

益於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

盟而赴齊人歸讎及闡不言來命歸以各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

人詭之不行詭言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

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吳

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叔孫輒對

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各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

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適讐國違奔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之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為之隱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所惡廢棄其鄉黨之

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

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

註所一作私非

與斃急則人人知懼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

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

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

滋鄆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

之鄆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

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

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魯地

公賓庚公申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

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玉王曰此同車必

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

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私屬大夫

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卒三百人有

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及稷門之內

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

三雅一說踊足離地也與躍別三踊以作象不設格起之

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長微也一夕三遷吳人

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在宣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

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

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乃

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

後止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下欲因留景伯為質

人不欲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吳人盟而還不書盟齊悼公之來也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

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

鮑牧帥師伐我取譖及闞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

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

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

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囚諸樓臺梏之以棘梏也使諸

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為秋及

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問丘明來

涖盟閭丘明嬰之子也且逆季姬以歸季姬魴

侯所通

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

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公子憇之公謂鮑子或諧子

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

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

以二乘及潞廩之以入遂殺之束縛冬十二月齊

人歸謹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

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夏楚人伐陳秋

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吳故辭吳師吳

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

命於君為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

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也故圍宋

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壘成遷舍舍其圍

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

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邾張與鄭

羅歸鄭之有能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

報雍秋吳城邾溝通江淮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

入滄通糧道也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占

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龜曰是謂沈陽水故沈

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

商謂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

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名位敵不可干也

二水俱盛故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姜姓其後

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

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鄭方有罪不可

救也鄭以嬖寵伐入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則當

不吉也乾下坎上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

大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

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

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冬吳

子使來傲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

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從不

與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夏宋人伐鄭

無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葬齊悼

公無傳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無傳書歸薛伯夷卒

無傳赴以秋葬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于貢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郕齊地邾

并屬吳不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子三日哭

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

吳師乃還承吳大夫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後大夫請

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

事不再令再令卜不襲吉襲重行也於是乎取犂

及轅輒一名隰濟南有隰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

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傲師伐宋未得志故為冬楚

子期伐陳陳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

君不務德二君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

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

國年當十五六至令蓋九十餘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

鄭書名也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秋

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赴以冬十有一月葬

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也

十一年春齊為鄆故鄆在國書高無平帥師伐

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

弟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

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求曰

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孟孫也二

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

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魯之羣室衆于

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

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

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

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已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

中地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

或以大字為句

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

夫也知冉求非己不退而蒐乘蒐孟孺子洩帥右

師孺子孟懿子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

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

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步兵老幼守

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

公叔務人務人公為見保者而泣保守曰事充役

煩政重賦稅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

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師及齊師戰于

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

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

乃踰溝樊遲言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

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孟氏

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

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徐步而

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

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左傳卷之九

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謀曰齊人遁謀間也冉有請從之

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孫而賢於

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顏孫銳精也我不

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為與

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殲皆俱也孔子曰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章子霜殤冉有用矛於齊師

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

殊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

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為已大器人器鐘鼎之屬國人逐

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服脯焉糗故飯也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醴糧曰何不吾諫

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

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

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

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將戰

欲獲死宗子陽與閻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桑

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將戰

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陳子行命其

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

紂吳髮短紂繩也八尺為尋吳東郭書曰三戰必

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

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陳書曰此行也吾聞

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

知將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國子敗胥

門巢吳上軍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閻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

于公公以兵從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曰而事

何也問何對曰從司馬從吳司王賜之甲劔鉞曰

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

子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公使大史固歸國

子之元歸于齊也元首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製

也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

使下國言天識不善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

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

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諒曰越在我心腹之

左傳 卷五 三十一

顛也 說顛與頑同狂也

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夫其柔服求濟其

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石田不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

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

越不其則剝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盤庚商書也顛

越不其從橫不承命者也剝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

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

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以其子改姓為王孫欲辟吳禍反

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屬鏹劍名將死曰樹

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

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秋季孫命

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冬衛大

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

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

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而為

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

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縣車也以獻於

君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遺疾之弟孔姑孔文

三傳 卷之七 三十一

疾之妻疾之妻疾臣向魍魍為宋向納美珠焉與之城鉏鉏城

宋公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

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使處巢死焉

殯於鄭葬於少祫終言疾之失所也初晉悼公子

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大叔懿子止而飲

之酒懿子大叔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悼子即位

故夏戊為大夫夏戊悼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

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

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甲兵之事未之

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

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文圉

謀也子各度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

雅頌各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

田及其家財各為賦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

也三發三發卒曰卒終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

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答而私於冉有曰君

子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

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賦一說欲令一井之田出三頭稅并別出焉一匹牛三頭

子一作諸非

取其一作取於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田賦傳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重賦夏五月甲辰

孟子卒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公會吳于橐臯橐臯在淮南邊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鄆發陽也廣適縣東南

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夏五月昭夫人

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孟若宋女死

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

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孔子與乎適季氏季氏

不纓放經而拜孔子始老故與也纓喪冠也孔子以子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盟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故心以

制之制其玉帛以奉之奉贊言以結之結其明神

以要之要禍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

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

可寒也尋重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

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子羽曰

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

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

患衛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國狗之瘼

無不噬也瘼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鄭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長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

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

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

藩衛侯舍作藩籬圍其館舍以固之也

也餼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

君舍以難之難苦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

吳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大宰詔曰寡君願事衛君

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執子貢曰衛君

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

是墮黨而崇讐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

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

者難以霸乎大宰詔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

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

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螽季

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

星也火伏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

官失一閏釋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曰彌作頃

丘玉暢岳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

俱棄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五年鄭人爲之

城岳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

公之孫遂圍壘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更其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書取覆而敗之

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

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楚公

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

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冬十

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且衆星皆沒而孛

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十有二月螽無傳前年

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

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二隧命師之命

傳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救前年鄭子賡使徇

曰得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

謹邾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空虛之夏公會單平

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不六月

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

二子越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

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

末陽大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不可以

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

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

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

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自

到七人於幕下以絕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

後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晉人曰於

姬姓我為伯為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昃矣

也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曰

長幼必可知也勝者為長負者為幼也

左傳卷三十一

無墨也喜也若揚則顯也
色也喜則氣也

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大

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先

晉人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

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王官伯

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

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責於吳有豐於

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

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

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而

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

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

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各將以二乘

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

北東昏城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

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

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

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八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

七人何損焉大宰謠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

文人之謂從者三車三杖云
六人景伯之事也如字景
伯尚七人故下文云七人

客適為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

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曰佩玉紫兮余無

所繫之紫然服飾備也己獨無旨酒一盛兮余與

褊之父睨之盛一器也睨視也褊寒對曰梁則

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

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王欲伐

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啻黃池大宰詬

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負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大夫
夫誤

春秋左傳卷三十 哀公盡二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

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

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

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

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

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傳無五月庚申

朔日有食之傳無陳宗豎出奔楚傳無宋向魎入于曹

以叛曹宋莒子狂卒傳無六月宋向魎自曹出奔衛

左傳卷三十

皇清田山書

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

無傳不言所傳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

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

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

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

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

也由弗能濟成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

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

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

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父夕視

陳逆殺入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

子我逆殺入逢之

氏方睦欲謀齊國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

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子我監諸陳于陳宗失陳逆懼其反初陳豹欲為

子我臣豹亦陳使公孫言己言己介已有喪而止

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望視

目望事君子必得志得君意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

也恐多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

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

而立矣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己疏遠且其違者

不過數人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

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

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皆子子我在幄幄帳也

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侍人禦之子我

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

子遷諸寢徙公使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大史子

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成子出舍于庫

以公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

怒故

事之賊也言需疑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

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

攻闢與大門闢宮中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

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

告殺諸郭關齊關各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陳

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請道中行人車及矜衆

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

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

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

取車於道子方奪公車取道中行人車也

衛賈即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

言不及此陳氏誅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盈公使

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

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色爲公享寔而作亂

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祀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

焉僞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

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

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

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也請以君命召之

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

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迹曰逢

澤有介麋焉地里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公曰雖麋

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以難

遊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

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

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難及子對曰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

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麋其

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

之命遂攻之子頗騁而告桓司馬子頗桓麋弟桓司馬即麋也

司馬欲入入攻子車止之車亦曰不能事君而又

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向麋遂入于曹以叛哀

年宋滅曹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

巢不能克麋恐公怒欲得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

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

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民遂叛之向麋

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

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

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也珪弟也

守邑向魍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

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

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示不與吳人惡之而反

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

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丘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甲

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

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

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

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退而

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為大夫而去

故言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畜養也

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焉

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

使孺子鞭之恨恚故鞭成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

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其弗許請聽命懼

不歸不敢歸成爲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平出

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晉趙鞅帥

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彊

出奔齊無傳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偏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有桐水出白石山

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楚所伐及良而卒

良吳將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於椁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

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

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辛

尹蓋對蓋陳大夫曰寡君聞楚爲不道存伐吳國

也重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

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

廢日其積廢行道之具以具其一日遷次遷次不便

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

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禮

此言一日乃遷次也

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

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

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

也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

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

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于尹秋齊陳瓘

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曰天或者以

陳氏爲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

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也若善魯以待時不

非君與涉人也所人指使對

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

矣子使告我弟弟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

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小人皆臣入而有

背入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

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

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人齊使成曰

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

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言衛與齊同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

與同

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

百在定九年冠氏在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

南書社五百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在

齊因其病取謹與圍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

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

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贏齊衛孔圉取大

子蒯聵之姊生裡孔圉孔文子也孔氏之豎渾良

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大子在戚孔姬

使之焉使良大夫謂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

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與之盟為

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閭外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

之外圃圃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

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

自稱昏昏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

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介被甲與殺迫孔懼於廁

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

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召獲駕乘車

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

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季

子曰吾姑至焉且欲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

已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子子羔遂

出子路人及門公孫敢門焉守曰無人為也言輒

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怨

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曰天子

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且曰

天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天子聞之懼下石

乞孟厲敵子路二子崩曠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

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

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莊公害

故政欲盡去之故政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

病於外久矣子請亦掌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

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曠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即瞞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從猶書

成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

傳十六年春曠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

使鄆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勝也曰蒯聵得罪于君父

君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

上河上威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聵敢告執

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聵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

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

方天之休言天方授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

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閣下故稱旻天也屏至也慈且也俾使也屏蔽也

熒熒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

尼父無以自為法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

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

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

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

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也醉而送之夜半而

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

及西門平陽西門使貳車反柩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

所托不藏 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

請追之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柩者許公為反

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

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或以其車從

得柩于橐中孔悝出奔宋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

城父奔宋在昭十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

人其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

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小請行而期焉謂行襲

子小即建也子小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

得晉謀焉遂殺子小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子沈諸梁也

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

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率義之謂

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而求

死士殆有私乎復私謀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

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汝陰

褒信縣西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

南有白亭

左傳 卷三十一

左傳 卷三十一

節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

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

此子西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

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喻楚

國第用土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

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子死我乃不復成人

西不峻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一卿士二卿士子西子

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

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

承之以劔不動拔劔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揚

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

慎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為亂許之

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惠公於子期曰昔者吾以方事君不

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入而後死以效其多力石

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

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

偏重亦求無厭則財貨聚於上其勢偏重而下民困窮故人心離上

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子啓五子啓者離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從遂殺

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圍公陽

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

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

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

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望君如

望歲焉歲年穀也日白以幾冀君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也艾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

國也旌表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

進言葉公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

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相舉之敗二子功多棄

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

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生拘石乞而問白

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

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

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額黃氏燕勝

弟額黃吳地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國寧也乃使寧

為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也而老於葉終傳

言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信子信子大叔

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

弗去懼害託卜下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

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

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

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若不材器可得也輒

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與豎從

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已且請殺良夫公以其盟

免三死盟在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

東曰一說良夫非一職也
蓋大夫服馬當用一壯
而良夫用兩壯故不言兩
馬而言兩壯

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天子請使良夫

以良夫應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紫衣狐裘紫

君至祖裘不釋劔而食食而熟故偏天子使牽以

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三月越子伐吳

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晉趙鞅

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天子

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

衛侯辭以難天子又使杯之速得其處夏六

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得晉人之

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曰國子實執

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敵必子又何

辱言不須來致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

還畏子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楚

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

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

伐陳其可使也

言此二人皆掌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

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

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觀下父

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

楚武是以克州蓼服隨唐

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

息

楚文王滅申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唯其

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

諂疑令尹有憾

於陳

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

之子是與君盍舍焉

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

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

武城

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

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終鄭裨竈言五王與

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

枚卜不斥言所卜以沈

尹朱曰吉過於其志

志望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

將何為

過相將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衛有觀在古昆

中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

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余為渾良夫

叫天無辜

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公親筮

之胥彌赦占之救衛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

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衛侯貞卜正卜夢其錄

曰如魚窺尾窺赤也魚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

自安裔水邊言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

踰此皆錄辭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入其郛將入城

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

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十一月衛侯自郵入般師出辟蒯初公登城以望

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

焉言姬姓國何翦之翦壞其邑公使匠久久不公欲

逐石圃石圃衛卿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

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

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疾戎

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初公自城上

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髡呂姜莊公

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

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

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

靈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

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

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

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季羔曰鄆衍

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魍

發陽鄆也在十二年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鄆衍則

石魍石曼姑之子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宋皇瑗之子麋宋

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鄆般愠

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魍亂故在子儀克

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初

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為適下杞姒麋曰必

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

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麋皇瑗

奔晉召之召令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

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巴人伐楚圍鄆鄆楚邑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

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故命之命以為及巴師

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

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

請承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相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

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二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

固敗巴師于鄭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

知用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是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

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

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夏魏石圃逐其君起

起奔齊齊所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魁

與大叔遺皆蒯曠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夏楚公

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其越秋楚沈

諸梁伐東夷報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

放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主崩故也言敬土能終其世終其弘言東

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

伐晉十五年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吳公

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出居于

艾艾吳邑豫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

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十一

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趙孟襄子無血時楚隆

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二十

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

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

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

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

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

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

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也展東黃池之役君

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

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

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

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句

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

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史黯何以得

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對曰黯也進不見

惡時行退無謗言則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

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

我高路臯緩也高路猶遠行也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路來為此會

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今齊邾遠至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君辱舉

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

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次舍也請除

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

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為吳所囚十

年奔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

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益越人

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齊之言也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季邾女季桓子外祖母

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

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各競遽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

輿人求冉有各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

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也薦進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夏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

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御之

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

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下武子晉大夫知

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

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

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

于犁丘犁丘魯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

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

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魯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

齊取汶陽在魯二年寡君欲徵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

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

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甲政暴萊章齊大夫

往歲克敵魯侯顏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

能進是覺言也覺通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

牛生曰大史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半

禮不度不知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邾子又無道越

人執之以歸終于贛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

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蒙

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

於薛武公孝惠娶于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

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

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王太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

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

大宰語而納賂焉乃止語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衛侯

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

登席古者見君解鞵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

之君將散之散嘔吐也是以不敢不敢公愈怒大夫辭

之不可其辭謝公不可解褚師出公執其手抵徒手屈曰

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

亡恐死以得公之人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而

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

公文要公有忿使人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

祭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

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

孫甥與孫同列必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

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非優

大夫使非優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戰登公孫

彌牟喪邑公文要失車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因三

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使

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而自天子疾之宮謀以攻

公野子士請禦之野子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

將若君何言不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

也亂不速奔故為戎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

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蒲近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鄆齊晉界上邑彌許

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冷近彌曰魯不足與請

左傳卷三十一

三十五

適城鉏城鉏近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乃適城

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

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公為支離之

卒支離陳各因祝史揮以侵衛祝史揮衛衛人病之懿子知

之知揮為見子之子之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

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夫見君之人也將

先道焉若見君有入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

所雖知其為君問不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

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揮出信弗內再

為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請師伐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季康子孟武伯逆

於五梧魯南郭重僕為公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

請盡之子不臣之言甚公宴於五梧武伯為

祝祝上惡郭重曰何肥也其貌季孫曰請飲疑也

飲罰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

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公曰是食言

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

有惡為二十七年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

宋樂茂納衛侯武叔之子武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茂宋司城子路衛侯輒也

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

也懷狼乃睦於子矣睦人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出禦

之大敗衛師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

定子褚師比之父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齊衛大夫

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

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

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曰勿出重

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賸庶弟公子黜也南氏相之

以城鉏與越人公日期則爲此司徒令苟有怨於

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期而不得加司徒期

聘於越公聘悼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

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忿期而及

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下效宋景

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

也得昭公也啓
得弟畜養也

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

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

皇懷非我
從昆弟

靈不緩為左

師不緩子靈
圍龜之後

樂茂為司城

茂樂溷
之子

樂朱鉏為大司

寇

朱鉏樂
輓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

三族皇靈樂
也降和同也

因大尹

以達

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
因之以自通達於君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

欲稱君命以令

不告君也

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

師曰縱之使盈其罪

盈滿也

重而無基能無敝乎

言勢

重而無德以
為基必敗也

冬十月公游於空澤

空澤宋邑

辛巳卒于

連中

連中館名

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奉公自空

桐入如沃宮

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使召六
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

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書

畫計策

六子至以甲劫

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

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

後國人知之司城茂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

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

大尹之罪也

言大尹所弑

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

外盧門宋東門北首也

已為烏而集于其上味如

於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

桐門北門

大尹謀

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無乃逐我復盟之

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

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茂門尹得樂得

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

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

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

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今與君無別戴氏皇氏

欲伐公公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

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

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

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

孫於陳傳二十八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

之盟而君入盟在傳二十八年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四年子鮮

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傳二十六今君再在孫矣

謂十五年孫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

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

無強惟得人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為主四方而國於何

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

駘上欲使魯還邾田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三子皆

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耻從蠻夷盟言及子

贛思子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武伯曰然

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于贛

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

言公之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

于齊弘駟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

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

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隰役在

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

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殺人

不知言其整也留舒及濮雨不涉濮水在陳留酸

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

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成子衣製杖戈製雨立

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

心曰我卜伐鄭不下敵齊使謂成子曰太夫陳子

字正時晉師次于桐丘故曰大國
在邾邑之中下大國謂魯也
然魯國在邾邑之中下大國
言大國在邾邑之中下也

陳之自出陳之不記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

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謂大

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成已無傷

子怒曰多陵入者皆不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

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

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

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

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文子曰吾乃今知所

以云自恨已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

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今我三不知而入

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

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

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

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問已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

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

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因孫于邾乃遂

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

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復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

也行去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

里門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鄴魁壘鄴壘晉七賂之以

知政欲使反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知伯謂趙孟

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

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

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

襄子由是甚知伯甚毒也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

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

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經凡一十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言

注凡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八言

春秋左傳卷三十大尾

左傳 卷三十大尾

三十二

其秋一書。醒制不束。輕重之權衡。曲直之
理。誰得而易之哉。然時有連連。人亦
墮。愚欲因遺。醒人之用。亦既難矣。是
存。以正。穀之。專心。而於。以。辨。論。之。數。
獨。至。其。矣。於。無。以。別。大。正。直。之。說。明。之。
理。正。人。心。也。外。精。義。炳。如。日。星。何。從。於。信。
進。之。贊。執。言。此。為。家。以。經。為。漸。以。義。為。主。
而。謙。於。終。終。尚。於。如此。為。其。明。信。則。先。信。
依。籍。未。嘗。必。以。經。為。之。德。言。與。焉。唯。初。身。

治情。往。與。理。相。為。層。遞。只。大。非。信。象。臨。胸。
之。傳。也。潛。言。於。牛。經。者。豈。生。不。措。乎。其。友。
固。鑄。一。流。之。氣。飽。浩。蕩。之。文。為。鉤。棘。難。讀。之。
地。以。其。明。信。口。實。抑。亦。障。我。乘。登。校。之。信。
集。致。之。乘。卒。業。老。賢。者。居。信。書。之。誠。徹。於。
字。也。能。之。詳。矣。未。也。世。也。感。焉。唯。原。一。堆。破。
爛。於。報。其。勞。神。費。精。亦。勤。也。牛。何。心。於。牛。
何。心。於。寶。厲。四。乘。甲。戌。冬。十。月。十。七。日。上。書。
於。急。堂。中。

西樵後學鄒汝師



審曆五乙亥歲正月之吉

京師三條街堀川東_江入町

書林 中江久四郎梓

